

□程华

一

小面麻辣鲜香，荷包蛋焦嫩金黄。达德文摘下沾了泥浆的安全帽，端起办公桌上一只大海碗，一边“呼呼”风卷残云，一边查看墙上的工程进度表。

今天是星期天，照常上班。巡查工地、早晚例会、安排工作、解决技术难题，协调安监、质检、公安交管，对接上级主管部门、业主单位，迎接各类检查……达德文分不清工作日周末节假日，但分得清基坑支护面积、打入锚索长度、积水排量大小……

作为项目经理，他关心他的大楼又长高了几分——没错，在这群建设者心目中，悦来中心就是心肝宝贝，稀奇得跟自己孩子似的。

达德文出生于青海一个教师家庭。大西北的男儿自带几分粗犷豪气，良好的教育又赋予他严谨沉稳的性格特质。

2013年从合肥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后，达德文来到重庆，成为中建八局西南公司重庆分公司的一员。他一路磕磕绊绊摔打淬炼。小伙子天资聪颖，能吃苦善学，仅仅几年时间，职场“小白”就成长为独当一面的业务能手。2019年，他被分公司委派到两江新区悦来中心会展总部基地任项目经理。这意味着，他将成为这个市级重点项目的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

深秋，28岁的达德文带着由30名管理人员组成的队伍开往悦来。被削去一半的砂岩荒坡、一条人稀薄的公路，加上旁边一个孤零零的消防站迎接了他们。初到悦来，达德文并不了解脚下这片土地曾经经历的千年风雨与历史变迁，但他十分清楚他们将要面对的挑战——作为两江新区战略规划核心板块悦来国际会展城的配套项目，悦来中心将成为集国际星级标准酒店、5A 甲级写字楼、高端商业等功能于一体的会展生态综合体。蓝图徐徐展开——由一栋23层高层塔楼、一栋43层超高层塔楼及裙楼组成的建筑群将在这里拔地而起，成为总高201.88米的悦来地标性建筑。

作为世界五百强企业，中建八局优中选优广纳贤才，旗下各公司精英荟萃，达德文率领的团队亦不例外，平均年龄才27岁，几乎清一色名校毕业，都是出类拔萃的专业人才。但说到底都是小年轻，个别人有激情有冲劲但自律意识薄弱，工作中多少有点“吊二活甩”。

达德文一一看在眼里，除了身先士卒以身作则，他决定下点“猛药”。一日例行早会，20几个人坐会议室等了半小时，有几个人仍未出现。达德文起身直奔生活区，“啐”一把撞开宿舍门：“起来！”

蒙头大睡的几个人惊得跳起来：“昨晚加班到凌晨，想多睡会儿……”

“大家都加班都能准时到会，你们为什么不能？”

“……”

“我们中建八局的企业作风是什么？”

“令行禁止，使命必达。”

“你们做到了吗？如此松松垮垮能胜任工作吗？”

“我们错了……”面有愧色。

此后，规矩意识树立起来，队伍纪律作风焕然一新。

二

时不我待。等待他们的，不仅仅是争分夺秒。重庆多砂岩地质，山体硬朗但脆弱，已挖掉一半的山体出现裂缝，随时可能崩开垮塌，而地基就从这里整体下挖60米。如何确保工程质量与施工安全？

每天，他们一边将挖出的大量土石一车车运至七八公里外的指定堆放点，一边围绕坡地修建高达60米的边坡支护挡墙，同时往山体中打入长达100米的锚索以抵抗外力拉扯。对于外行来说，这些数据是抽象的；但内行都清楚，这些操作技术难度之大，尤其在变幻莫测的气候条件下。

重庆的天气，冷热晴雨随机切换。农民靠天吃饭，工地人又何尝不是？每日达德文起床就关注天气预报，不时抬头望天：晴空万里，好。黑云压境，心头忐忑，高度警惕。所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不，土石方阶段最怕水，伴随一场大雨而来的麻烦甚至危险深不可测。

一次，项目部与各方共同策划准备近两周，才确定了基础筏板的浇筑时间。作为地基作业的重

要组成部分，浇筑质量事关整栋大楼安全，对工艺质量要求极高，整个浇筑必须一气呵成不能中途停顿，否则坚固程度会大打折扣。根据评估测算，此次多达1万立方米的浇筑量必须在12小时内连续浇筑完成。

当晚，一切准备就绪，人员各就各位，只等预定时间10点一到便开动，谁知一场暴雨毫无征兆地倾盆而下。

工地上所有人都成了落汤鸡，雨水小溪般顺着头盔流进脖子，湿透了全身衣裤鞋袜。放弃？准备那么久，牵动多个部门，耗费那么多心血，就此放弃，实在不甘！继续？暴雨根本没有要停的迹象，占地2万平方米的深基坑，高达60米的支护面落着，一般人站地面俯瞰一眼都会头晕眼花。如果鲁莽作业，一旦发生垮塌，不但国家财产损失巨大，基坑里上百号人的生命安全如何保障？反复评估、论证，不断肯定、否定之后，达德文最终决定：放弃浇筑。

2020年是达德文和团队最揪心的一年。这一年极端天气频频出现，雨天尤其让人头疼：小雨施工不停，中雨警戒升级，若逢暴雨需审时度势当机立断。

每做一项决定都得经过再三勘查、推演和测算，达德文他们很清楚：百年大计，安全第一。安全，是八局人对社会最大的责任担当！他的大脑在快速运转，一条条指令清晰下达——

“立即组织大功率设备抽水，两台设备都用上！”

“提高混凝土标号，保证混凝土浇筑质量！”

“监测排水量，监测浇筑情况，24小时不能间断……”

达德文内心不是一点不紧张，但多年培养练就的专业素养令他胸有成竹指挥若定。他如同现场的一根“定海神针”，令在场人心里暗暗竖起大拇指。

“达总精通业务又有魄力，遇到问题敢于拍板，让大家心头特别踏实。”生产经理钟晓旭发自内心的钦佩。现场忙碌而井然，直到天色微曦，他们才一身泥一身汗地撤离工地。摘下安全帽，脸上头上汗水混合泥浆，连头发都辨不出本色了。

苦吗？苦。累吗？累。不但苦累，做这一行还少有休闲时间，很难照顾家人。也的确有别人吃不苦另谋职业，但更多人毅然选择留下。

“‘选择工地就是选择了一种生活。’我们将这句话作为座右铭。做城市建设者，与城市一起拔节成长，这就是我们选择的生活。”小伙子们如是说。

三

除去暴雨极端天气、规定停工时段，在有效施工期内，他们巴不得将一分钟掰成10分钟。只有一年一度的新春佳节，他们才得以带着对亲人的思念，满心欢喜奔向回家的路。然而，2020年春节，难得的阖家团圆被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搅得七零八落。

好在有网络。自大年初一起，分散各地的30个人全都聚集在视频会议中。这样的会议每天至少三次：互通信息、传达指令、解决疑问、评估形势……没有套话废话，每次讨论与争议都围绕一个中心议题：节后能否复工？如何安全复工？工期逼近，疫情凶猛，复与不复，两难。

春节期间值守工地的钟晓旭被疫情“困”住，足足一个月没能走出工地一步。钟晓旭老家在江津，曾经轻车一小时即回的家，此时变得那么遥远。焦灼与等待中半个月过去，记不清是第几十次视频会上，达德文神情庄重地宣布：“在多次请示、多轮论证后，上级批示同意：我们在做好严密防护的前提下，复工！”

一阵隆隆机声划破了悦来多日沉寂。很快，焊接声、切割声交织，悦来中心成为两江新区首个复工的工程项目。在极其严格的防疫措施保护下，一群勇敢的逆行者重新摺下了启动键……

筚路蓝缕，栉风沐雨。这群九零后带领几百号工人，炎夏满头汗，隆冬一身泥，恨不能把自己也变成工地上一根钢筋、一片混凝土，一节节往上爬升、延展，一寸寸离天空更近，离太阳更近。

大厦在长高，飞快地，稳稳地。从破土动工到完成土石方，到突破“正负零”正式开始地面工程，到主体结构全面封顶，到土建施工收尾、内外饰工程加速推进，再到搭建裙楼龙骨、完成钢连廊吊顶、安装玻璃幕墙……冷暖轮回、春秋更替，几百个日夜过去，而今悦来中心沐浴着初夏阳光，傲然矗立于澄澈蓝天下，展露出动人心魄的风采。

以青春浇筑热土，用激情建构梦想。年轻的建设者们与大厦一起拔节，与城市一同成长，蓝天之下大地之上，他们正挥汗筑就这座城市最动人的未来。

（文艺评论）

□陈亚平

赵晓梦长诗新作《分水岭》《马蹄铁》在构思技巧与题材选取方面的进步，让我们感到他诗歌个性的生命进程，正在走向一个标志性跨越的新里程碑，由此形成了他的长诗阶段性峰谷式曲变的文本落差。

长诗的意境必须要铸造一种多重的精神世界内境，诗的思想内涵才能从中凸显出来。

赵晓梦的长诗意境，自然与历史场景互为镶嵌。《马蹄铁》以实体场景空间、文化境域二者交织产生的特殊氛围，来连贯全诗的叙述主构架，又反复以视角和空间来切换不同的各自独立的细分情境，形成前呼后应、此起彼伏的复调情节式的多元画面气氛。

《马蹄铁》中的历史事迹、人文场景，十分偏重思想磅礴的动态与变化的气氛，并选用历史环境中的特殊人文事迹来构思，这就让悠远的历史文化场景能够以史证诗，让辽阔的自然场景能够以景托思，让深邃的文化场景能够以诗证史。

由此，诗中的人文事迹在史诗般的历史氛围中更凸显出在场的诗意效果。

我的童年

□孙涵彬

当闻到消毒水的味道时，我总是觉得很有安全感。其原来自于我的母亲。

母亲在医院工作，从小在医院长大的我，早就习惯了消毒水味。

我的童年，母亲总在医院忙碌，因留我一人在家无人看护，所以她上班就只好带着我。

如果以一个孩童的眼光去看待医院，这里真的是个很神奇的地方。

医院的人总是穿着白大褂，他们仿佛只有这一件衣服可以穿，一年四季如此。

这很单调，却也很有趣。手术室，两扇不锈钢的大门总是关闭着，穿白大褂的医生们进进出出，病人家属在门外等候着。

我已经忘记了家属们等候的表情。手术室门外的等候区很小，凳子上总是坐满人。

一位穿白大褂的胖叔叔走出手术室，病人家属旋即围了过去，我也立刻去看他手里不锈钢盒子里的东西——一颗粘着血的亮晶晶的小石头，他说这是病人体内取

抒情性与叙事性的相互平衡——赵晓梦长诗艺术特征探析

以诗咏史，是中华诗歌的传统。以诗来表现历史事境，意味着“述史”与“据事”的性质是偏重叙事。但《马蹄铁》对“古事”的方法构思，不同于传统历史叙事长诗。

从诗歌内容范围上，它并不借助对重大事件、故事事迹，作出完整的时空叙事，而是以密集意象交织的叙理与抒情，作为一种立诗的框架，旨在追求一种对历史场景的写意性、片段事件画面的速写性、意绪起伏的抒情性——三者融合的诗体样式，从而让诗灌注于历史场境——历史事境——文化意象——文化意绪的整体之中。

《马蹄铁》这种“述史”的长诗形式，是刻意追求诗中抒情写意的意境和寄寓之情，它大于诗中叙事写实的事境还原和再现之景，由此形成一种意境高于事境的诗意结构。

全诗把一种思绪的内在精神，转化成感性外形的情节、事迹、动作，这中间，起作用的是构思技巧，而构思技巧本身是有想象力参与的构思过程。

所以，《马蹄铁》是用内心的视觉与内心的知觉，来展开一系列想象的情节。诗中升华而融贯的意境，旨在追求一种历史

出的胆结石。但我觉得这可能是那个人炼出的金丹，或者他就是一条龙，那是他的龙珠。不见得就不是好东西。

阳光那么和煦，风吹着楼顶的花园。花园锁着，没法进去玩，但是骨科医生办公室开着，风也吹进去，吹得里面骷髅骨架的双手轻轻摆动。

窗外一片明媚，所以骷髅骨架显得一点都不恐怖，反而很洁白，很和蔼。但我不知道它的性别，所以也不知道它到底是骷髅先生还是骷髅小姐。

母亲成天关在手术室，下午五点半，我很饿，拿着母亲给的两块钱去食堂买南瓜饼回来，再去开水房接热水，放凉了就可以喝。

护士阿姨觉得我喝白开水太没有滋味了，于是，我和这位护士阿姨的儿子有的时候会喝到盐水，或者葡萄糖水。我和护士阿姨的儿子成了伙伴。

我们两个在医生办公室里写作业，一开始还学习一下，后来熟了，就开始大声说话，大叫大笑，跑跑跳跳起来。

七八岁的两个孩子，狗都嫌的年纪，在医生办公室学鸡叫，引来了当时的主任。于是，妈妈和护士阿姨都被罚了钱。回家路上，妈妈说，她被罚钱了，以后不许再乱叫。我默默点了点头。

医院是一个很易让人哭泣的地方，但我的记忆里没有任何人在医院哭泣，尽是美好的回忆，因为日子太单纯。我记得烈日暴晒池塘，巨大的蜈蚣迅速爬动在花

的诗性文化与诗性的历史文化之间的文本形式。

从文本类型看，赵晓梦的长诗《分水岭》属于不同功能有序组合的多元混体长诗。

《分水岭》的主体构架是创造一个用诗来演绎人文事件，又用人文事件来浓缩诗的情节载体。这种情节载体，可以使情节的复杂性产生心绪变化上的起伏缓冲力，而让情节的延绵与交叉不枯燥。同时，让多种叙述截面植入到情节的机体中，互相打破界限，混合成一个新奇的独立性文体。

《马蹄铁》《分水岭》在构思内容、塑造情节、表达形式方面，偏重以抒情性与叙事性相互平衡的表述取向，来追求史诗表达方式的宏大、激越、壮观、高远构架；追求一种整体流畅、回旋自然、有规律跌宕、灵活多变的抒情磁场，来激活全诗恢弘，浩繁、庄重、严密的内容结构。

赵晓梦的诗作开创了一种小长诗叙述结构法。这种结构，借助对史事情节截面的选择性穿插，把思想观念散发出来的点、线、面，合成一个有现场感的，让读者可沉浸体验的可视化情节。

坛的边沿；记得暴雨砸在树叶上，屋外昏天黑的，内心却一片寂静，我不记得有人哭泣。

如果哪一天我总是一个人，我就会去骨科找骷髅先生，或者骷髅小姐。我会想念它，它看上去总是咧着嘴在笑，所以它是微笑的骷髅先生或小姐。

我走进骨科办公室，有一个医生在那里，他穿着白大褂，拿一个小锤子轻轻敲打另一个人的膝盖。敲了几次，那个人都没有反应，医生说膝盖有毛病了。这很奇怪，没有反应不是一件好事吗？后来我才明白那是膝跳反射测试，没反应就应有问题。

我又看了一眼骷髅先生，或者小姐，它也在看着这一切，两个眼窝空空大大的。

母亲终于下班了，我就在这一次次与她一同回家中慢慢长大。

晚班的公交车一次次驶过熟悉的路线，车窗外树木漆黑，路灯橙黄地晕开一团，夏季夜晚每盏灯旁一圈都有蚊虫飞舞，雨季夜晚每盏路灯旁一圈都是密密匝匝的细雨如针。

童年就这样悄然过去，小伙伴也长大了，他小时候的模样像是老电视打上了雪花屏。骷髅先生或小姐在脑海中挥手向我告别，它们都退到了记忆的尘埃中。

童年时光却不褪色，在夏日的炎热与暴雨之下，平静如水的内心，长大之后很少再有这种体会，那是一种再也找不回的平静。

70年——我与重庆日报 春华秋实

□徐明虎

今年是《重庆日报》创刊70年。在这漫长的岁月中，我与它有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情谊。

已进入87岁的我，算起来，和《重庆日报》整整打了60年的交道。

这其中，最让我难以忘怀的，是《重庆日报》长期对我参与农村改革的支持。这方面的事太多太多，无法详述。

1979年底，我在长寿县委任宣传部长时，组织决定派我到葛兰区兼任区委书记。该区是长寿的一个大区，有5个公社、11万多人口。我到葛兰区后，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组

织农村党员干部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并按照当时农民的强烈愿望，在全区范围内搞起了各种不同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

对此，《重庆日报》登载了长篇报道。时任总编辑沈世鸣还指派记者饶成德、曾宪国到长寿对我进行了专访。

1981年6月29日，为庆祝建党60周年，《重庆日报》在《战斗在各条战线的共产党员》专栏大标题下，刊载了记者周宣勤拍摄的我支持农民黄金炉搞农业承包的一张图片，使我受到很大鼓舞。这张图片，后来在《思想政治工作》《今日重庆》《红岩春秋》等杂志上都进行了刊载。

岁月悠悠 情谊深深

1988年10月初，为纪念改革开放10周年，“三中全会路线好”成果展览在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在第一部分“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就把这张图片放大作为首张图片展出。已故重庆日报原总编辑王镛，在他所著的《爪痕》一书中，也选用了此图。

我到县政府工作后，对政府工作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探索。重庆日报记者刘集贤、杨本良、唐安良、熊庆元、张小良、雷太勇等常来县采访，先后刊载了《心中有农民——长寿县社会协商对话侧记》《愿听下情，潜心服务——长寿县县长接待日侧记》等新闻报道和长篇通讯。

1987年夏，我在农村调查研究中，发现家庭承包后存在的一些新问题，并及时提出了解

决办法。时任重庆日报副总编辑刘集贤认为这很有价值和推广意义，于7月13日在日报上新辟专栏“我说农村改革”，将我所写的《进一步完善农村承包责任制》作为首篇刊出。

针对长期以来农村在推广农业技术方面推广者不承担风险的问题，1988年春，我决定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取代过去的行政手段，组织农业科技人员到西山与农民黄广明签订承包科学种植西瓜的合同，实行有奖有赔的办法，并由县公证处颁发了《公证书》。结果当年黄广明的两亩西瓜地产了6200斤，上市时间提早了20天，收入比往年多出1260元。

重庆日报记者陈奕不辞辛劳，去到远离县

城的山区对黄广明进行了采访，并拍摄著文，于8月18日刊出《县长的“西瓜计”》。后来，全县的农业科技人员，在更大范围内开展了水稻等多种农作物的科技承包活动，对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起到了推动作用。

在纪念改革开放20周年、30周年、40周年之际，《重庆日报》对葛兰当年的改革情况都作了特别报道。

我退休8年后的2004年3月初，当时的重庆日报首席记者罗成友经多方打听后，来到我家采访。3月19日，《重庆日报》“特别关注”版刊出罗成友采写的文章《寻找一号文件背后的故事》，第一次较全面地讲述了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农村工作的第一个“一号文件”发出前发生在重庆的一场“包”与“纠包”之争的故事。

我这一生，有《重庆日报》相伴，是我的一大幸运。在成长的路上，有《重庆日报》的支持、鼓励和帮助，我终生难忘。



晨雾缭绕南川龙岩城

胡波 摄影视觉重庆